

ONEAL
HORROR

12

[英] 马丁·诺贝尔 / 著 ◆ 李若木 / 译

光线的使命

TRANSCIENCE MISSION



吉林美术出版社
JILIN MEI SHU CHU BAN SHE

◆封面设计/李功一/章 晓

FUN FAX
HORROR

插图本·少年魔幻惊险系列

■恍惚的使命

对讲器响了，大门开了……我的脑袋又好像非常沉重，我觉得我的脸和手指尖儿被刺痛，好像在打雷……

是爱比的眼睛骗了她？

还是窗子后面的、那张脸是她已经失踪了很久的朋友加米？

在地窖里隐藏了什么秘密？

为什么爱比被催眠？然后发现了他？

诚恳忠告

读本书时请你沉住气，放大胆。在夜半时分压制自己的好奇心，不要翻阅本书，别忘了做功课！请千万记住！！

ISBN 7-5386-0890-7



9 787538 608908 >

ISBN 7-5386-0890-7

J·625 定价/套(9-12):20.00 元

TON FAY
HORROR

少年魔幻惊险系列

12

恍惚的使命

[英] 马丁·诺贝尔 / 著

李若木 / 译

TRANSCIENCE
MISSION



吉林美术出版社

(吉)新登字 06 号

A Dorling Kindersley Book

A FUNFAX BOOK

Original title: FUNFAX HORROR: TRANCE MISSION

Copyright©1996 Henderson Publishing Limited

简体中文版权授予吉林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登记

图字 07-1999-331

(版权所有 不准翻印)

少年魔幻惊险系列丛书·插图本 (9-12 册)

原 著 [英] 马丁·诺贝尔

译 者 李若木

责任编辑 李功一

封面设计 李功一 / 章 晓

出版发行 吉林美术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

印 刷 长春市东新印刷厂

开 本 787 × 960 1/32

印 张 18

版 次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套

书 号 ISBN7-5386-0890-7/J · 625

定 价 20.00 元(9-12 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

第一章

是他。
是加米·卡农。我敢肯定。

其他任何人都不可能像这样跳舞——或者根本就不敢这样跳——像一只发狂的黑猩猩，挥舞着胳膊，还不停地做鬼脸。

他是在冲我做鬼脸吗？

他还是穿着那条已经穿旧了的，肥肥大大的牛仔裤，还有那件难看的长袖T恤衫。我看不清衣服的颜色，但那可能是粉红色，紫色还有，哦——一点儿橄榄色。

可是他的发型已经变了。他现在剪的头发像是一个布丁罩在脑袋上，前面的头发垂下来，遮住了他的眼

睛。

他在跟着什么音乐跳舞？——重金属，无线电广播，还是电子音乐？或者还是像以前一样，随着迈克尔·杰克逊还有麦当娜的歌儿在跳？

我已经7年没见过他了。

现在，此时此刻，我们像是又回到了过去，中间只隔着一条马路。我从以前卧室的窗子里盯着他看，他也看着我，然后冲我打招呼。

他的脸上还是那种傻乎乎的孩子式的笑，就像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一样。

那时候，我们都是9岁。

那时我们全家——妈妈，爸爸，我，还有索菲——她是我的妹妹，比我小3岁，而且非常有可能是整个宇宙最让人讨厌的女孩儿——还有我们的两只癞皮狗从伦敦搬到了斯威士兰。加米他们家几个月后去了德国。

我的名字，顺便说一声，是爱比佳儿·爱得华兹。

对你来说可能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但是我想如果不过分谦虚地说的话，我是那个小村子惟一让人们崇拜的有文化的人。

村子里只有三十几所房子，一个小酒馆儿和一个小商店。那个小商店竟然连泡沫洁面液都不卖——而在我这个年纪，16岁，对于消除粉刺、皱纹还有防止衰老来说，泡沫洁面液已经成为了绝对必要的“武器”。

我想我应该描述一下我长得什么样儿。

大多数情况我都不愿意这样做，因为我觉得自己长得实在是平凡极了，一点儿都不漂亮，甚至是有点儿丑。

以前，当我去参加一个宴会或是其他什么类似的



活动，我总是陷入一种非常可怕的情绪中，我会一直呆在洗手间里，不敢出去，盯着镜子里的自己看。

索菲说我最好付给妈妈租金，好永远住到洗手间里。

她当然可以这样讽刺我，因为她长得非常漂亮。有一张讨人喜欢的圆圆的娃娃脸，有两个酒窝儿，大大的眼睛，就是那种典型的让姐姐讨厌的妹妹的长相。

而我却恰恰相反。

我有一双绿色的眼睛，这是我长得算是最好看的地方了。但我很黑，我的头发像老鼠的毛儿，我从来都不知道怎样才能把它们弄得漂亮点儿，大部分时间头发都搭在我的肩膀上。

如果我特殊处理一下我的眉毛，再精心化一下妆，还有加上充足的睡眠的话，从吸引人的角度衡量，我看上去大概有6岁或者7岁。

我一直看上去要比我的实际年龄小一些，我的个头儿很矮，一直到了十三四岁，我才一下子长高了几英寸。

现在我比同龄人要高，这让我很高兴。但是这让我看上去比以前更瘦了：我到了这种瘦骨嶙峋的状态，妈妈却会说“看那些超级模特儿，他们都很瘦。”于是我不得不提醒她我不是辛迪·克劳馥，而且永远也成不了超级模特儿。

“但是你有一双让人喜欢的眼睛。”妈妈又会说。但是就算她这么说，可不一定人人都这么想。

加米过去常说他能读懂我的眼睛。

他第一次这么说是在他到我们小学几天之后，那时他7岁。

“这是加米·卡农。”怀德汉姆太太说，她是我们的



老师。

她很高大，面色红润，而且非常热情，带着一口浓重的波兰口音。

她喘气的时候总是显得很费劲儿。她愿意穿很鲜艳的衣服，衣服的料子很厚。

夏天，她的身上会有一股紫丁香香皂的味道。到了冬天，就是一股煤焦油香皂的味道。我现在还能记得当她在课堂上走来走去的时候，衣服发出的那种窸窣窸窣的声音。

“从今天开始，他就在我班和大家一起上学。加米的爸爸是个很著名的指挥，所以我肯定在音乐课上，加米会给我们讲很多关于指挥方面的知识，对吗，加米？”

他看上去就像一只小猴子，穿着一条肥肥大大的短裤，短裤实在是太大了，都过了他的膝盖。

他什么也没说，却打了个哈欠。我现在想起来觉得这可真让人尴尬，但在当时我想，他一定是觉得我们都很没意思，就因为他爸爸是个交响乐团指挥。

“爱比佳儿的旁边有个空位子，你就坐在那儿吧，加米。”

克莉丝·萨默斯那天请假了，她总是坐在我旁边的。

当他坐下的时候，略带嘲笑地看了我一眼。好像是在说，我知道你不喜欢我，可这是老师指定的，所以你不不得不忍着，而且无论如何这也不是我的错，我并没有要求坐到你旁边，对不？

那一整天剩下的时间里，我们谁都没跟谁说话。第二天也没有，然后就是周末。

下个周一，克莉丝回来了——她上周得了流感



——但是她被安排坐到了艾米莉·沃尔夫得的旁边，我觉得日子难过极了。

因为那时候我已经非常确定他不喜欢我，而我当然也根本就不喜欢他。

第二天下午，我们上美术课，怀德汉姆太太发给我们每人一块橡皮泥，让同桌之间互相照着对方的脸来捏。

我对自己的作品简直是满意极了。我把加米的头捏得像个猴子。

“你把我弄得像个猴子。”他说。

我想那是他第一次跟我说话。

“那是因为你本来就长得像个猴子。”

“不，我长得才不像猴子呢。”

“是的，你就像。”

“不，我不像。可不管怎么说，你长得像只老鼠。”

我使劲儿瞪着他，他一下子说中了我的疼处。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话，实在可恶极了，我讨厌你。”

“那也没有你说我长得像猴子可恶。看，这是你的眼睛。”

他给我看他捏出来的我的脑袋，这是真的。在一只蓝色的老鼠头上有一对绿色的小眼睛。

而且这看上去真的很像我。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从你的眼睛里看出来的。”他说。

“你是什么意思？”

“我能读懂你的眼睛。”

“不，你不能……那么，好吧，我的眼睛现在在说什么？”



“它们在说，你希望我能坐到克莉丝旁边，你希望再也不用跟我坐一桌儿。”

“这倒是真的，”我说，“但这是明摆着的，不是吗？”

“等一等，我还没说完呢。还有你在想……”

他又仔细盯着我的眼睛，就像他第一次看见我的眼神儿一样，带着一点儿嘲笑，我开始觉得不安了。

“我知道了！”他突然说，“你在想芭蕾舞，对不对？”

我瞪着他。

“你怎么知道的？”

“我告诉过你，我能读懂你的眼睛。我甚至能看见你的芭蕾舞课。你喜欢复习以前学过的动作，但你不喜欢学习新的。你想找点儿借口今天晚上不去上芭蕾舞课。”

“可是，你……”

“我长大了之后，要做一个舞蹈演员，”他说，“我喜欢跳舞，但是不跳那种老掉牙的芭蕾舞。我喜欢随着流行音乐的节拍跳舞……你喜欢迈克尔·杰克逊吗？”

“他挺不错的，但我更喜欢麦当娜。”

“她还可以。我能让自己扮成像个狼人，就像迈克尔·杰克逊在《恐怖者》那里面一样。”

“妈妈告诉我不许再那么做，因为我吓坏了我的弟弟。他才只有4岁。”

“当电视里开始放《恐怖者》的时候，我妈妈把一条毯子挡在了电视机上，这样马克就不会被吓着了。但是我等到她走后就把手毯子从电视机上拿了下来，然后他就开始哇哇大哭，他可真是个小傻瓜。”

“你是怎么知道那些关于芭蕾舞的事儿的？”

“这很简单。我的脑袋里出现了那些画面。不，那不是画面，他们更像是一些我知道其实并不属于我的思



想。

“当我看着人们眼睛的时候，有时候我就会知道这些思想。马克也能这样。

“他比我做得还要好，但他才只有4岁，所以他不能很清楚地讲出来……噢，实际上他根本就讲不出来，但是我知道他能知道那些思想是因为……哦，我就知道他能。你能做月面行走吗？我能！”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怀德汉姆太太拍了拍手，让我们把捏好的橡皮泥放在教室墙边儿的一张长桌子上，这样我们可以玩一个游戏，猜猜谁是谁，看谁捏得最像。

当然是加米赢了。

那天晚上在家里，我一直在讲关于我学校里的同桌加米·卡农的事儿，他能读懂别人的眼睛，还能做月面行走。

其实我从来没见过他做月面行走，但我只是知道他肯定非常非常聪明。

几天之后，加米去学校的时候看上去十分兴奋。

“猜猜谁搬到你家对面马路的房子里去了？”他问。

“我认输了，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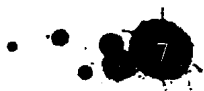
“是我，……是我们全家。妈妈还有爸爸刚把那房子买下了。这下好了，你可以到我家里来玩，可以听我的磁带，我再让你看我是怎么做月面行走的。”

我激动极了，不知该说什么才好。于是就说了些非常愚蠢的话。

“你爸爸会把公共汽车都安排到那儿去吗？”

“公共汽车……什么公共汽车？”

“我想怀德汉姆太太说过你爸爸是个指挥。”



他转了转眼睛，想了想我说的话，然后笑着说，“不是公共汽车指挥，是交响乐团的指挥。指挥古典音乐和那一类的曲目。”

我觉得自己是个十足的白痴，但是我决定自己至少要从刚才的失言中挽回点儿面子。

“那么他做什么，就站在那儿，挥动着一根小棒儿，然后不停地点头吗？”

“这总要比像你爸爸那样天天干坐在画板和图纸前面要好。”

我爸爸是个图纸设计师，但我从来没告诉过加米。

“你怎么知道的？”

“从你眼睛你看出来的。不，实际上我妈妈跟住在你家楼下的人聊过天，才知道的。我甚至知道哪一间是你的卧室。你的卧室正好和我的对着。”

事实就是如此。而且加米确实为我做了月面行走，不像迈克尔·杰克逊做得那么好，但几乎已经是很好了。

“你为什么不在学校做呢？”我问他，当时他的脚正在地板上来回滑动。

他停了下来，看起来很窘迫。

“你也许认为我很傻，但是如果我觉得什么人在看着我，我就会觉得很害羞。

“只有当我开始跳舞的时候……当我真的已经完全不想其他事儿的时候，我就能忘记我在哪儿还有其他别的事情。我爸爸妈妈说我进入了一个梦的世界。”

“我妹妹从来都是那个样子，在梦的世界里，”我说，“那可真让人生气。”

我告诉克莉丝·萨默斯，加米能读懂我的眼睛。她

告诉了爱玛·道格拉斯，爱玛·道格拉斯又告诉了凯文·巴罗斯，而且很快全班都知道了。

可我还不知道，直到几天之后有人在上課的时候传给了我一个纸条。纸条已经快被撕破了，显然是在班里已经传了一圈儿了。上面写着：

偷看女孩儿的加米·卡农

他能看出你的内衣是

什么颜色

我没来得及阻止加米，他已经斜过身体，看见了那纸条上的内容。他的脸变得通红，然后整个儿一个下午，他什么都没说。

我从来没想过他会在意别人的玩笑。我经常嘲笑他，可他总是能往好的方面想，但那次是他告诉我关于他的一些特别而且重要的事儿，现在被公之与众。

我还记得我当时觉得背叛了他的那种感觉，但是他从来没有这样指责过我。

而且他再也没有说过能读懂人的眼睛的话了。

可是我还是跟他开关于公共汽车的玩笑，就这样一直到了我们9岁那年。

“公共汽车怎么样了？”我说。

“李斯特的还不错，谢谢。柴可夫斯基的不太好。”

“他们是谁，售票员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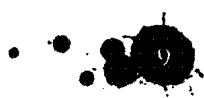
“哪怕有半个脑子的人都知道他们是作曲家，可你却不知道！”

“那么，你爸爸做什么，用降E调唱‘还有人要买票吗？’”

“不，他指挥——穿着礼服。”

“为什么，礼服防闪电吗？”

“不，但是我能。”他模仿着闪电击中头部的样子，



然后不断扭曲他的身体，好像是电流正在通过，接着就飞快地跑开了，像一只充了电的兔子。

加米总是靠跑开来结束我们的一段争论——但他总是又马上跑回来，这样我就会知道他不过是在开玩笑。

他的脾气非常好，而且确实非常聪明，比我聪明得多。

不管怎么说，加米的爸爸被任命为德国斯图加特一个交响乐团的指挥。

在最开始的三四个月里，我们每个月都通信，然后就两个月才通一次信，后来我就完全集中精力在我的斯威士兰的生活上。

斯威士兰离斯塔夫特很近，在那里可以买到泡沫洁面液，可以看莎士比亚的戏剧，可以去凤凰流行音乐节，还有很多有趣儿的事儿——后来当我11岁的时候，就上了中学，我更忙了，甚至没有时间回他的最后一封信。

我觉得愧疚极了。我记得在那封信里，他说他爸爸不太好，有什么事儿出了差错，但他说得很含糊。

从我的窗子看过去并不是很清楚，但就连他那滑稽的向上翘的鼻子和雀斑看上去都跟以前一样。

克莉丝·萨默斯（她曾经是我最好的朋友，然后又不是了，后来又是了，再后来又不是了，就这样翻来覆去，直到我离开了伦敦。）过去常说他像是一个在明信片上看到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把鼻子贴在有钱人家窗子上的小淘气。

而加米，克莉丝说，更像是粘到了窗子上。

我想马上的到路对面去见他，但是我们要对彼此说些什么？

回到我们曾经住过的地方，已经觉得很陌生了——这实际上是维多利亚时代一座两层的大房子被分成了8套公寓。

这房子本身看起来很大也很豪华，像一个酒店，但是年头实在是太久了。

我的爸爸妈妈把我们那间公寓留了4年，“作为我们在伦敦的根”，他们常这么说（实际上那是因为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把它卖掉），所以我们常回来住上一阵。

爸爸妈妈和邓加还有乃蒂仍然是朋友，他们买下了我们的房子。而且索菲回来过好多次和他们住在一起，但我总是找些理由没跟着一起来。

我常常梦见我们的老公寓。在我的梦里，那还是我们的家，而且我总是担心它会变得面目全非，让我认不出来。

它当然会变。

“我们把大部分地板都拆了，”当我们坐在以前是起居室但现在更像一个时髦的酒吧间里喝餐前鸡尾酒的时候，邓加说，“这是个很脏很累的活儿——”

“可干这活儿的人是我。”乃蒂从厨房里大声说。

过了9点半，我们要吃夜宵了，同时我们还坐在一起谈论音乐、政治、宇宙还有现在住在其他公寓里的人，还有要把这房子连产权买下来要花多少钱。

像平时一样，索菲甚至都不屑于表现出感兴趣，她自己在一旁听随身听。

“哦，天哪，乃蒂，这不公平。我要不就是穿梭于欧洲各个国家，要不就是坐在该死的东欧飞机场里等飞机。我哪有时间啊？”

邓加的工作和进出口贸易有关，但我从来没弄清



楚过他到底是做什么的。

“哦，你最好找点儿时间开始收拾婴儿室。”当乃蒂端着餐前甜品进来的时候，尖厉地说，她拍了拍那漂亮的孕妇装下面隆起的肚子。

“你们要把哪个房间当做婴儿室？”妈妈犹豫着问——我能察觉到她那种忧伤的感觉，跟我一样，就算是她已经有时间做准备接受这些改变。

“那间最小的……”邓加说。

“我的卧室，”我脱口而出，然后马上红了脸，“对不起，我是说……”

“没关系，爱比，”乃蒂温柔地说，“我知道，回到这儿来你觉得有一点儿紧张。但是你应该知道，我们永远欢迎你来和我们住上一段，任何时候——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自己一个人来，如果你们同意的话，保罗还有菲奥娜？”

爸爸妈妈高兴地点了点头（我想他们多少有点儿两面派，因为他们总是跟我抱怨不想再和他们像一家人那样办事儿了，可他们现在好像把那话全忘了）。好在索菲的耳朵被随身听的耳机给堵上了，否则她一定会问，“那我呢？”

“不管怎么说，”乃蒂接着说，“现在，那个房间和你离开的时候或多或少差不多。实际上，还有一些松动的地板块——我们不得不把他们换掉。”她瞪着邓加说。

“也许我能从欧盟得到一笔贷款作为启动资金。”他说，然后就开始谈论关于欧洲单一货币的问题。

我非常快地就觉得非常无聊了。我找了个借口，留下索菲在那儿喋喋不休地讲去年的那些红极一时的电影明星的逸事，我则想到房子里的其他房间看看。



所有的一切都变了：那张旧的印第安大地毯被撤掉了，铺上了涂了蜡的地板块，上面再铺上雅致的小地毯。高高的墨西哥花木、日本的电视机还有挂在墙上的意大利的油画都说明这已经不是我过去的家了。还有，墙已经重新刷过了。

这比我们过去住在这儿的时候要显得豪华得多。我喜欢他们所做的，但是不知为什么又觉得有些不对，就好像你和朋友去了一个聚会回到家之后，忽然发现你的爸爸妈妈一下子变得又年轻又时髦了。

我觉得很伤感，也有一点儿遗憾。我童年的另一部分回忆又从此溜走了。

我已经走到了走廊的尽头，我的卧室在右边。

我紧张地开始推门，动作非常轻。

有一阵轻轻的“吱嘎”声，我听起来就像是一个老朋友。

我觉得稍微轻松了点，紧紧闭上了眼睛，把门完全推开，屏住了呼吸然后打开灯。接着我睁开了眼睛。

房间里几乎是漆黑一片。地上乱七八糟全是堆着的纸盒箱子，我从空隙中间钻过去。

当我的眼睛开始适应这光线的时候，我能看见房间里没有灯，电线孤零零地吊在天棚上。

乃蒂几乎是对的——这房间和我离开的时候“或多或少”差不多。到处是纸盒，一卷一卷的墙纸还有一桶桶刺鼻的涂料、组合音响、椅子还有一张桌子。

他们没有做什么大的改变，只是把这房间变成了一个储藏室。

“唉——”我叹了口气，然后，再仔细看看，我开始认出了一些熟悉的标志：我的旧床、还有我搬走时留下的一些家具，比如我放书用的那个木头做的小台车。我